七十二家集

任中丞集卷之三

梁樂安任昉彥升著

明閩漳張燮紹和纂

表

爲齊明帝讓宣城郡公表

明帝作相令昉草讓封表指故事也昉濡瀉懇迫情事太露被帝慍之

臣鸞言被臺召以臣爲侍中中書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長史錄尚書事封宣城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戸加兵五千人臣本庸才

智力淺短太祖高皇帝爲猶子之愛降家人之慈世祖武皇帝情等布衣寄深同氣武皇大漸實奉話言雖自見之明膚近所蔽愚夫一至偶識量已實不恐自固於綴衣之辰拒違於玉几之側遂荷顧託導揚末命雖嗣君棄常獲罪宣德王室不造職臣之由何者親則東牟任惟博陸徒懷子孟社稷之對何救昌邑爭臣之譏四海之議於何逃責陵土未乾訓誓在耳家國之事一至於斯非臣之尤誰任其咎將何以肅拜

高寢虔奉武園悼心失圖泣血待旦寧容復徼
榮於家耻宴安於國危驃騎上將之元勳神州
儀刑之列岳尚書古稱司會中書實管王言且
虛飾龍章忝成禦侮臣知不愜物議謂宜但命
輕鴻毛責重山岳存沒同歸毀譽一貫辭一官
不減身累增一職巳黷朝經便當自同體國不
爲飾讓至於功均一匡賞同千室光宅近甸奄
有全邦殞越爲期不敢聞命亦願曲留睿鑒即
垂聽許鉅平之懇誠必固永昌之丹慊獲申乃

知君臣之道綽有餘裕苟目易照敢守難奪故
可應心弘議酌巳親物者衆不勝荷懼屏營之
誠謹附某官某甲奉表以聞

爲范尚書讓吏部封侯表

臣雲言被尚書召以臣爲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封𩓈城縣開國侯食邑千戶奉命震驚心顏無措臣雲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素門凡流輪翮無取進謝中庸退慙狂狷固嘗鑽厲求學而一經不治篆刻爲文而三冬靡就負書燕魏空殫菽粟躡屩齊楚徒知貧賤既而分虎出守以蠹被見嗤持斧作牧以薏苡興謗赭衣爲虜見獄吏之尊除名爲民知井臼之逸百年上壽既目

徒然如其誠說亦以過半亂離斯瘼欲以安歸
閉門荒郊再離寒暑兼以東皋數畝控帶潮汐
關外一區悵望鍾阜雖室無趙女而門多好事
祿微賜金而懽同娛老折芰燔枯此焉自足陛
下應期萬世接統千祀三千景附八百不謀臣
釁等離心功慙同德泥首在顏輿櫬未毀締構
草昧敢叨天功獄訟謳歌示同民志而隆器大
名一朝總集顧己反躬何以臻此政當以接閈
白水列宅舊豐忘捨講之尤存諸公之費俯拾

聲聽登徒明經臣雲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夫銓衡之重關諸隆替遠惟則哲在帝猶難漢魏以降達識繼軌雅俗所歸唯稱許郭拔十得五尚曰比有其餘得失未聞偶察童幼天機暫發穎無足筭在魏則毛玠公方居晉則山濤識量以臣況之一何遼落齊季陵遲官方淆亂鴻都不綱西園成市金章有盈笥之談華貂深不足之嘆草創惟始義存改作恭已南面責成斯在豈宜妄加寵私以乏王事附蟬之飾空成寵章求

之公私授受交失近世侯者功緒參差或足食
關中或成軍河內或制勝帷幄或門人加親或
與時抑揚或隱若敵國或策定禁中或功成野
戰或盛德如卓茂或師道如桓榮或四姓侍祀
已無足紀五侯外戚且非舊章而臣之所附唯
在恩澤既義異疇庸實榮乖儒者雖小人貪幸
豈獨無心臣本自諸生家承素業門無富貴易
農而仕乃祖玄平道風秀世爰在中興儀刑多
士位裁元凱任止牧伯高祖少連夙秉高尚所

富者義所不若時薄宦東朝謝病下邑先志不忘愚臣是庶且去歲冬初國學之老博士耳今茲首夏將亞冢司雖千秋之一月九遷苻奕之十旬遠至方之微臣未爲速達臣雖無識唯利是視至於虧名損實爲 國爲身知其不可不敢妄冒陛下不棄管蒯愛同絲麻儻平生之言猶在聽覽宿心素志無復貳辭矜臣所乞特廻寵命則彝章載穆微物知免臣今在假不容詣省不任荷懼之至謹奉表以聞

爲褚諮議蓁讓代兄襲封表一

一昨被司徒符仰稱詔旨許臣兄賁所請以臣紹封南康郡公臣世屬洛聖運偶時來尙德疇庸先錫土宇臣賁㦲世承家允居長德而量已夙退內事園蔬以臣行違幽明早酷荼苦賁天倫真至友愛淳深非直引齊推濕故能逃迹讓位鞠育提養以及人次事死讓生尙均脫屣取信十室本若錙銖乃違謬推恩近霑膚薄能以國讓弘義有歸匹夫難奪守以弗二昔武始迫

家臣之策陵陽感絶子之言張以誠請丁爲理
屈且大宗絶緒命臣出繼傍統稟承在昔理絶
終天永懷情事觸感崩裂伏惟陛下俯權孤門
哀榮之重爰奪臣責一至之輕察其丹欵特賜
停絶至公允穆微臣克幸

爲褚諮議蓁讓代兄襲封表二

近冒披欵庶蒙哀亮奉被還詔未垂矜允伏讀周遑罔寘心誠臣本凡劣身名不限標一善不足以驗風流存小讓不足以弘進止若乃富埒千駟貴有邦家二者之來不期而至中人猶其趦趄凡近固宜勉勵直以門緒有歸長德無二若使貞高延陵之風臣忘子臧之節是廢德舉豈曰能賢陛下留心孤門特深追遠故臣窮必呼天憑威咫尺責嬰疾沉固公私廢禮逢不世

之恩遂艮巳之志確然難奪有理存焉臣既承
先旨出纘傍統受命有資反身何奉敘心感悼
義迫窮誠責息辭年將志學禮及趨拜且私門
世適二三攸序若天眷無巳必降殊私乞臣辭
奉脣珪社伏願陛下聖慈曲垂矜愼如蒙哀允
施重合育

爲褚諮議蓁讓代兄襲封表

臣蓁言、昨被司徒符、仰稱詔旨、許臣兄賁所請、以臣襲封南康郡公。臣門籍勳蔭、光錫土宇、臣賁世載承家、允膺長德、而深鑒止足、脫屣千乘、遂乃遠謬推恩、近萃庸薄、能以國讓、弘義有歸、匹夫難奪、守以勿貳。昔武始迫家臣之策、陵陽感鮑生之言、張以誠請丁、爲理屈、且先臣以大宗絕緒、命臣出纂傍統、禀承在昔、理絕終天、永惟情事、觸目崩隕、若使賁高延陵之風、臣忘子

摭之節是廢德舉登日能賢陛下察其丹欵特
賜停絶不然投身草澤苟遂愚誠耳不任丹慊
之至謹詣闕拜表以聞臣誠惶誠恐此篇出文選與藝文
所載二表中有與同恐是
後人裒合爲一今並載之

爲王思遠讓侍中表

行則六尺之內陪接天光語則覲璽中命誠信屋宇獻可替否出納惟幾敷奏于聲華之上進讓于玉堂之下金還七貴之茂王粲二公之孫雖復仲尉孤緒元卿末裔未有不階民譽妄承私者也

爲皇太子求一日一入朝表

臣聞內豎告炎姬昌怡色鳴雞戒旦周發冠履或以凉燠之候晨昏異宜膳羞之和鼎飪殊節一辰三朝稱情猶簡終日承顏在理斯極且長壽之對撫循無已馳道未窮顧懷不輟豈直下動天性固亦上結慈衷自頃半何乃朝遂爲通制事踰信次義乖晨省一日萬機不敢三塵御省每旦旼宿特乞一至寢門

請祀郊廟備六代樂表

據魏王肅議周禮賔客皆作備樂况天地宗廟事之大者周官以下六律六呂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致鬼神以和邦國請依王肅祀祭郊廟備六代樂

爲范始興求爲太守立碑表

臣雲言頃大存樹風猷沒著徽烈既絕故老之口必資不刊之書而藏諸名山則陵谷遷貿府之延閣則青緗落簡然則配天之迹存乎泗水之上素王之道紀於沂川之側由是崇師之義擬迹於西河尊主之情致之於堯禹故精廬妄啟必窮鐫勒之盛君長一城亦盡刊刻之美況乎甄陶周召孕育伊顏故太宰竟陵文宣王臣某與存與亡則義形社稷嚴天配帝則周公其

人體國端朝出藩入守進思必告之道退無苟
利之專五教以倫百揆時序若夫一言一行盛
德之風琴書藝業述作之茂道非兼濟事止樂
善亦無得而稱焉人之云亡忽移歲序鵾鷄東
徙松檟成行六府臣僚三藩士女人蓄油素家
懷鉛筆瞻彼景山徒然望慕昔晉氏初禁立碑
魏舒之亡亦從班列而阮略旣泯故首冒嚴科
爲之者竟免刑戮置之者反蒙嘉歎至於道被
如仁功參微管本宜在常均之外故太宰淵丞

相嶷覬賢益軌郎徽威規乞依二公前例賜給
刋立寧容使長想九原樵蘇聞識其禁壟墀
陵嶄弁不知所適臣里閭孤賤才無可甄値遭
網之弘弛賓客之禁策名委質忽焉二紀慮先
犬馬厚恩不答而弊帷毀蓋未報螻蟻珠襦玉
匣遽飾幽泉陛下弘奬名教不隔微物使臣得
駿奔南浦長號北陵旣由逢前施實仰覬後澤
儻驗杜預山頂之言庶存馬駿必拜之感徧表
悲懼言不自宣

爲梁公請刊改律令表

臣聞淳源既遠天討是因畫衣象服以致刑厝草纓艾韠民不能犯及淳德下衰邅距澆季湯刑禹政不足禁姦九法三章無以息訟所以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凝脂已疎秋荼未若姦吏爲市生殺竝用可爲慟哭叅徒一緒夫肖貌天地稟靈川岳受體愛敬髮膚爲重流矢影風顧有憂色而當妄加剸斮金木爲伍且夫刻木不對畫地不入畏避若是而動郄非命王道爲虧良

在於此法開二門爲政之靈生殺多緒誰其適
從

爲蕭揚州作薦士表

臣王言臣聞求賢暫勞垂拱永逸方之疏壤取類導川伏惟陛下道隱旒纊信充符璽六飛同塵五讓高世白駒空谷振鷺在庭猶懼隱鱗卜祝藏器屠保物色闕下委裘河上非取製於一狐諒求味於兼采而五聲倦響九工是詢簉議廟堂借聽輿皂臣位任隆重義兼家邦實欲使名實不違僥倖路絕勢門上品猶當格以清譚英俊下僚不可限以位貌竊見秘書丞琅琊王

暕年二十一字思晦七葉重光海內冠冕神清
氣茂允迪中和叔寶理遣之譚彥輔名教之樂
故以聯映先達領袖後進居無塵雜家有賜書
辭賦清新屬言玄遠室邇人曠物疎道親養素
丘園合階虛位庠序公朝萬夫傾望豈徒荀令
可想李公不亡而已哉前晉安郡侯官令東海
王僧孺年三十五理尚棲約思致恬敏既筆耕
爲養亦傭書成學至乃集螢映雪編蒲緝柳先
言往行人物雅俗甘泉遺儀南宮故事畫地成

圖抵掌可述豈直鼯鼠有必對之辯竹書無落簡之謬聽坐鎮雅俗弘益已多備攄訪對不休質疑斯在並東序之秘寶瑚璉之茂器誠言以人廢而才實世資師表懷戢猶懼未允不任下情

爲蕭侍中拜襲封表

詔書拜臣襲封竟陵郡王臣以凡庸素乏才植

皇朝尚德詔爵惟賢遂復出脩職貢入預卿士

但有道之守海外重備藩籬近甸無勞擊柝仰

閱舊章俯增私感報國承家豈云萬一

爲吏部謝表

郎官之重千金非譬爰在前世實光選造清通爲首終遂邪居深識爲度累薦無獲承乏攝官顧知其望方今皇明御宇昇長咸亨涇渭縉紳無謬衡石抑揚庶品亦候能官顧已循涯孰用祗荷惟知死所未識所報

任中丞集卷之四

梁樂安任昉彥升著
明閩漳張爕紹和纂

彈文

奏彈曹景宗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將軍死綏咫步無郄顧望避敵逗撓有刑至乃趙母深識乞不爲坐魏主著令抵罪巳輕是知敗軍之將身死家戮爰自古昔明罰在斯臣昉頓首頓首死罪

死罪竊尋獯獫侵軼蹔擾疆陲王師薄伐所向風靡是以淮徐獻捷河兖凱歸東關無一戰之勞塗中罕千金之費而司部懸隔斜節寇境故使狡虜憑陵淹移歲月故司州刺史蔡道恭率厲義勇奮不顧命全城守死自冬徂秋猶轉戰無窮亟摧醜虜方之居延則陵降而恭守比之疏勒則耿存而蔡亡若使郢部救兵微接聲援則單于之首久懸北闕豈直受降可築涉安啓土而已哉實由郢州刺史臣景宗受命致討不

時言邁故使蝟結蟻聚水草有依方復披甲盤
桓緩救資敵遂令孤城窮守力屈凶威雖然稱
應固守三關更謀進取而退師延頸自貽虧衂
疆埸僨駭職是之由不有嚴刑誅賞安寘景宗
即主臣謹案使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左
將軍郢州刺史湘西縣開國侯臣景宗擢自行
間遭茲多幸指縱非擬獲獸何勤賞茂通侯榮
高列將負擔裁弛鍾鼎遽列和戎莫效二八已
陳自頂至踵功歸造化潤草塗原豈獲自已且

道恭云逝城守累旬景宗之存一朝棄甲生曹
死蔡優劣若是惟此人斯有靦面目昔漢光命
將坐知千里魏武置法案以從事故能出必以
律錙銖無爽伏惟聖武英挺畧不世出料敵制
變萬里無差奉而行之實弘廟筭惟此庸固理
絕言提乃逝胡縱逸久患諸夏聖朝乃顧將一
車書愍彼司坰致辱非所早朝永歎載懷矜惻
致茲虧喪何所逃罪宜正刑書肅明典憲臣謹
以劾請以見事免景宗所居官下太常削爵土

收付廷尉法獄治罪其軍佐職僚偏裨將帥維
諸應及咎者別摘治書侍御史隨違續奏臣謹
奉白簡以聞臣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
罪臣昉稽首以聞

奏彈劉整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馬援奉嫂不冠
不入氾毓字孤家無常子義士節夫聞之有立
千載美談斯爲稱首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謹案齊故西陽内史劉寅妻范詣臺訴列稱出
適劉氏二十許年劉氏喪亡撫養孤弱叔郎整
恒欲傷害侵奪分前奴教子當百并已入衆又
以錢婢姊妹弟溫仍留奴自使又奪寅息逡婢
綠草私貨得錢并不分逡寅第二庶息師利去

歲十月往整田上經十二月整便責范米六斗哺食米未展送忽至戶前隔箔攘拳大罵突進房中屏風上取車帷准米去二月九月夜婢采音偷車欄夾杖龍牽范問失物之意整便打息逡整及母并奴婢等六人來共至范屋中高聲大罵婢采音舉手查范臂求攝檢如許狀輙攝整父舊使奴海蛤到臺辯問列稱整亡父興道先為零陵郡得奴婢四人分財以奴教子乞大息寅寅亡後第二弟整仍奪教子云應入衆整

便僩使婢姊及弟各准錢五千文不分遂其奴
當百先是衆奴整兄弟未分財之前整兄寅以
當百貼錢七千共衆作田寅罷西陽郡還雖未
別火食寅以私錢七千贖當百仍使上廣州去
後寅喪亡整兄弟後分奴婢惟餘婢綠草入衆
整復云寅未分財贖當百又應屬衆整意貪得
當百推綠草與遂整規當百行還擬欲自取當
百遂經七年不返整疑已死亡不迴更奪取婢
綠草貨得錢七千整兄弟及姊共分此錢又不

分逡寅妻范云當百是亡夫私贖應屬息逡當百天監二年六月從廣州還至整復奪取云應充衆准雇借上廣州四年夫直令在整處使進責整婢采音劉整兄寅第二息師利去年十月十二日忽往整墅停住十二日整就兄妻范求米六斗哺食范未得還整怒仍自進范所住屏風上取車帷爲質范送米六斗整則納受范今年二月九日夜云失車欄子夾杖龍牽等范及息逡道是采音所偷整聞聲仍打逡范喚問何

意打我兒整毋子爾時便同出中庭隔箔與范
相罵婢采音及奴教子楚玉法忠等四人于時
在整子母左右整語采音其道汝偷車校具汝
何不進裹罵之既進爭口舉手誤查范臂車欄
夾杖龍牽實非采音所偷進責賓妻范奴苟奴
列稱娘去二月九日夜失車欄夾杖龍牽疑是
整婢采音所偷苟奴與郎逡往津陽門糴米遇
見采音在津陽門賣車欄龍牽苟奴登欲捉取
逡語苟奴已爾不須復取苟奴隱避少時伺視

人買龍牽售五千錢苟奴仍隨逡歸宅不見度錢並如采青苟奴等列狀粗與范訴相應重竅當百敎子列稱被奪今在整處使悉與海蛤列不異以專訴法令史潘僧尙議整若輒略兒子逡分前婢貨賣及奴敎子等私使若無官令輒收付近獄測治諸所連逮繼應洗之原委之獄官悉以法制從事如法所稱整即主臣謹案新除中軍參軍臣劉整閭閻闒茸名敎所絕直以前代外戚仕因紈袴惡積釁稔親舊側目理絕

浸闊而妄肆醜辭終夕不寐而謬加大杖薛包
分財取其老弱高鳳自穢爭訟寡嫂未見孟嘗
之深心唯倣文通之僞迹昔人睦親衣無常主
整之撫姪食有故人何其不能折契鍾庾而禮
帷交質人之無情一何至此實教義所不容紳
冕所共棄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整新除官輒
勒外付廷尉法獄治罪諸所連逮應洗之源委
之獄官悉以法制從事婢采音不款偷車欄龍
牽請付獄測實宗長及地界職司初無糾舉及

諸違逮請不足申盡臣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死罪死罪稽首以聞

奏彈范縝

臣聞息夫歷詆漢有正刑自褒一奏晉以明罰況乎附下訕上毀譽自口者哉風聞尚書左丞臣范縝自晉安還語人云我不請餘人惟請王亮不餉餘人惟餉王亮輒收縝自從左右萬休到臺辯問與風聞符同又今月十日御餞梁州刺史臣珍國宴私既洽群臣並已謁退時詔留侍中臣昂等十人訪以政道縝不荅所問而橫議沸騰遂貶裁司徒臣朏褒舉庶人王亮臣于

時預奉恩留有隨岳立耳目所接差非風聞竊
尋王有遊豫親御軒陛義深推轂情均湛露酒
闌宴罷當扆正立記事在前記言在後軫早朝
之念深求瘼之情而緬言不遜妄陳褒貶傷濟
濟之風缺側席之望不有嚴裁憲准將頹緬郎
主臣謹案尚書左丞臣范縝衣冠緒餘言行舛
駮誇諧里落喧訴周行曲學謏聞未知去代弄
口鳴舌祇足飾非乃者義師近次縝丁罹艱棘
曾不呼門墨縗景附頗同先覺實奉龍顏而今

冒僥覬覦竊爲矛楯人而無恒成玆姦詭目者
飲至策勳功微賞厚出守名邦入司管轄苞苴
罔遺而假稱折獄衣裙所獘譏激失所許與濫
廢廷辱民宗自居樞憲糾奏寂寡覆塋縱咎無
至公之議惡直醜正有私訐之態宜眞之徽纆
肅正國典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職所居官輙
勅外收付廷尉法獄治罪應諸逃遁委之獄官
以法制從事績位應黄紙臣輙奉白簡以聞

奏彈蕭穎達

臣聞貧觀所取窮視不爲在於布衣窮居介然之行尙可以激貪厲俗惇此薄夫況乎伐冰之家爭雞豚之利衣繡之士受賈人之服風聞征虜將軍臣蕭穎達啓乞魚軍稅輒攝穎達宅督彭難當到臺辯問列稱尋生魚典稅先本是鄧僧琰啓乞限訖今年五月十四日主人穎達于時謂非新立仍啓乞接代僧琰即蒙降許登稅與史法論一年收直五十萬知其列狀則與風

聞符同顏達即主臣謹案征虜將軍太子左衛
率作唐縣開國侯臣顏達備位大臣預聞執憲
私謁亟陳至公寂寞居中之志異乎飽肆之求
魚餐之資不俟潛有之數遂復申茲文二追彼
十一風體若茲準繩斯在陛下弘惜勳良每爲
曲法臣當官執憲敢不直繩臣等參議請以見
事免顏達所居官以侯還第

啓

上蕭太傅固辭奪禮啓

昉啓近啓歸訴庶諒窮款奉被還旨未垂哀察悼心失圖泣血待旦昉於品庶示均鎔造于祿所榮更爲自叔虧教廢禮晉關視聽所不忍言具陳茲啓往來末宦祿不代耕饑寒無甘肯之資限役廢晨昏之半膝下之歡已同過隙几筵之慕幾何可憑且貧謝不親如在安寄晨暮叔寥闃若無主所守旣無別禮窮咽晉及多喻明

公功格區宇感通有塗若霈然降綸賜寢嚴命
是知孝治所被爰至無心錫類所及匪徒敎義
不任崩迫之情謹以啓事陳聞謹啓

求爲劉瓛立館啓

昔在魏中爰及晉肖始貴虛玄人悅陶綖瑚璉廢酒上之容樽俎恣林下之遊春千秋狝委曠而洙陝西序東膠寂寥而誰仰所以金雞忘曉玉羊失馭神器毀於獯戎寶曆遷於干越豈不悲歟劉瓛澡身浴德脩行明經賤珪璧於光陰寬松筠於歲晚貧不顧穫其心窮不二三其操而困無居止浮寓親游垣棟傾替窒衢塹側有朋自遠無用棲憑皆負笈擔簦櫛風沐露瓛之

器學無謝前脩輒欲與之周旋開館招延臣第
西偏官有閒地北拒晉山南望通邑雖曰人境
實少浮喧廣輪裁盈數畝布以椸立豐埶蒔藝
桑麻粗創茨宇

奉勅示七夕詩啓

臣昉啓奉勅并賜示七夕五韻竊惟帝迹多緒昉同不一託情風什希世罕工雖漢在四世魏稱三祖寧足以繼想南風克諧謳露性與天道事絕稱言豈其多幸親逢旦暮臣早奉龍潛與賢爲而入室睨屬天飛比擬徐而待詔惟君知臣見於訥言之旨取求不疵表於辯才之戲謹輒牽率庸陋式訓天獎拙速雖效蚩鄙已彰庸啓懃慙恧罔識所寘謹啓

武帝與任昉詔附

聊為七夕詩五韻殊不近詠歌卿雖訥於言

而辯於才可即制付使者

爲王金紫謝齊武帝示太子律序啓

臣聞化澄上業單纓垂典叡清中世艾服懲刑自禮失宗周俗反炎漢張馮溴其迹賈杜浚其流仲舒之得情孔子之愽約故以義該往哲盡美前王而年世浸遠簡牘訛謬朽編落簡見誣前淑傷文擅議取弊後昆立不倚衡遂均鴻毛之殞傷足居憂忘貽髮膚之痛豈所以臨河示欺含育最靈者也伏惟陛下施愽天地澤深禹湯温舒之策優游虛授衛展之議寧失弗經側

秋荼之法解凝脂之網

爲卞彬謝脩卞忠貞墓啓

臣彬啓伏見詔書并鄭義泰宣勑當賜修理臣七高祖晉故驃騎大將軍建興忠貞公壼墳塋臣門緒不昌天道所昧忠構身危孝積家禍名敎同悲隱淪惆悵而年世貿遷孤裔淪塞遂使碑表蕪滅丘樹荒毀狐兎成穴童牧哀歌感慨自哀日月纏迫陛下弘宣敎義非求效於方今壼餘烈不泯固陳力於異世但加等之渥近闕於晉典樵蘇之刑遠流於皇代臣亦何人敢謝

斯章不任悲荷之至謹恭啓以聞謹啓

任中丞集卷之五

梁樂安任昉彥升著
明閩漳張燮紹和纂

牋

到大司馬記室牋

記室參軍事任昉死罪死罪伏承以今月令辰肅膺典冊德顯功高光副四海含生之倫庇身有地況昉受教君子將二十年咳唾為恩眄睞成飾小人懷惠顧知死所昔承嘉宴屬有緒言

提挈之旨形乎善謔豈謂多幸斯言不渝雖情謬先覺而迹淪驕餌湯沐具而非吊大厦構而相賀明公道冠二儀勲超邃古將使伊周奉轡桓文扶轂神功無紀作物何稱府朝初建俊賢翹首維此魚目唐突璠璵顧巳循涯寔知塵忝千載一逢邦造難答雖則隕越且知非報不勝荷戴屏營之至謹詣廳奉白牋謝聞助死罪死罪

梁國府僚勸進牋

伏承嘉命顯至佇策明公遂巡盛禮斯實謙尊之旨未窮遠大之致何者嗣君棄常自絕宗社國命民生剪爲仇讐折棟崩榱壓焉自及卿士懷脯斮之痛黔首懼比屋之誅明公亮格天之功拯水火之切再縕日月重綴參辰反龜玉於塗泥濟斯民於坑岸使夫匹婦童兒羞言伊呂鄉校里塾恥談五霸而位卑乎阿衡地狹於曲阜慶賞之道尙其未洽夫大寶公器非要非距

至公至平當仁誰讓明公宜秪奉天人允膺大
禮無使後予之歌同彼溪肴慙兼濟之仁翻爲獨
善

府僚重請牋

近以朝命蘊隆冒奏丹誠奉被還令未蒙虛受搢紳顒顒深所未達蓋聞受金於府通人之弘致蹈海闕匹夫之小節是以履乘石而周公不以爲疑賜玉璜而太公不以爲讓況世哲繼軌先德在民經綸草昧歎深微管加以朱方之役荆河是依班師振旅大造王室雖復累跡救宋重胝存楚居今觀古曾何足云而惑甚盜鐘功疑不賞皇天后土不勝其酷是以玉馬駿奔

表微子之去金版出地告龍逢之怨明公椽𢿙
檄哭厲三軍之志獨居掩溯激義士之心故能
使海若登祇罄圖効祉山戎孤竹束馬景從伐
罪吊民匡時靜亂匪叨天功實勤濟足且明公
本自諸生取樂名敎道風素論坐鎮雅俗不習
孫吳遘茲神武驅盡誅之民濟必封之俗龜玉
不毀誰之功與獨為君子將使伊周何地某等
不達通變實有愚誠不任悾款棘心重謂伏願
特膺典策式副民望

書

爲庾杲之與劉居士虯書

自別荊南迄將二紀杲之牽滯形有推遷物役丈人沒志外身超然獨善雖心懸咫尺而事阻山河悠悠白雲依然有道金凉佇遲想恒納宜冲明在襟履候無爽體道爲用蹈理則和杲之牽綴疲朽愧心已多訪德則山林宵然觀道則風雲自遠歲暮之期指塗衡岳神虛氣懋無待怡和江湖相望安事行李司徒竟陵王懋於神

者言象所絕接乎事者遐邇所宗鍾石非禮樂之本纓褐登朝野之謂想閭投之懷不以形骸爲阻一日通籍梁邸親奉話言夢想淸塵爲歲已積以丈人非羔鴈所榮故息潸鼎之與勝寄冥逼諒有風期之遲君王卜居郊郭縈帶川阜顯不徇功脢不標迹從容乎人野之間以窮二者之致且弘護爲心廣乎眞俗思聞繫表共剖衆妙比日式筵山阿虛館川涘實望賁然少詶側遲昔東平樂善旌君大於東閣今王愛素致

吾子於西山豈不盛歟百齡飄颰凝滯自物千載一期爲仁由己且零雪戒塗非滅迹之郊鴻鍾在御豈銷聲之道已標異人之迹故有同物之勞夫山水無情應之以會愛閒在我觸目蕭條衡岳何親鍾嶺何薄想弘思有在不俟繁言

荅何僩書 舊作昉為昭明荅僩非也昭明自有與僩書此應是昉自荅

得書知便遠追疎董超然高蹈雖朝旨殷勤而輕棹已遠供餞莫申瞻言增慨善保嘉猷比致音息懷人望古潛悵久之

與江革書

建安王爲雍州刺史革爲記室參軍與弟觀少長共居苦求同行乃以觀行參軍兼記室時沈約任昉並相賞重昉與革書

此段雍府妙選英才文房之職總卿昆季可謂駁二龍於長途騁騏驥於千里

與沈約書

范僕射遂不救疾范侯淳孝雖在家必聞直道正色立朝斯著一金之俸必徧親倫鍾庾之秩散之故舊佐命興王心力俱盡謀猷忠允諒誠匪躬破產而字死友之孤開門而延故人之殯則惟其常無得而稱矣器用車馬無改平生之素懸論款對不易布素之交若斯人者豈云易遇昉將涖此邦務在遄邁雖解攜流連再貽款顧將乖之際不忍告別無益離悲祇增今恨

永念平生忽焉曠載追尋笑緒皆成悲端

弔樂永世書

永世孝友之至發自天眞敬愛之操曾非矯飾意有所固自加不移理有所托淄澠自辨餘息雖存視陰無幾終始之托方寄祁侯豈謂樂生反先朝露以理遣滯鄙識未曉以事尋悲哀楚交至松檟可拱悲緒無窮

天監三年策秀才文三首

問秀才朕長驅樊鄧直指商郊因藉時來翼此歷運當扆永念猶懷慙德何者百王之敝齊季斯甚衣冠禮樂掃地無餘斷雕刓方經綸草昧採三王之禮冠履粗分因六代之樂宮判始辨而百度草創倉廩未實若終畝不稅則國用靡資百姓不足則惻隱深慮每時入阙稾歲課田租愀然疚懷如憐赤子今欲使朕無滿堂之念民有家給之饒漸登九年之蓄稍去關市之賦

子大夫當此三道利用賓王斯理何從佇聞良說

問朕本自諸生弱齡有志閉戶自精開卷獨得九流七略頗嘗觀覽六藝百家庶非牆面雖一日萬幾早朝晏罷聽覽之暇三餘靡失上之化下草偃風從惟此虛寡邪能動俗昔紫衣賤服猶化齊風長纓鄙好且變鄒俗雖德慙往賢業優前事且夫搢紳道行祿利然也朕傾心駿骨非懼真龍埽術寄紫如拾地芥而惰游廢業十

室而九鳴烏藏聲于衿不作弘獎之路斯既然矣猶其寂寞應有良規

問朕立諫鼓設謗木於茲三年矣比雖輻湊闕下多非政要日伏青蒲罕能切直將齊季多諱風流遂往將謂朕空然慕古虗受弗弘然自君臨萬寓介在民上何嘗以一言失旨轉徙朔方睚眦有違論輸左校而使直臣杜口忠讜路絕將恐弘長之道別有未周悉意以陳極言無隱

序

王文憲集序

公諱儉字仲寶瑯邪臨沂人也其先自秦至宋國史家諜詳焉晉中興以來六世名德爲海內冠冕古語云仁人之利天道運行故呂虔歸其佩刀郭璞誓以淮水若離翦之止殺吉駿之誠感蓋有助焉公之生也誕受命世體三才之茂典踐得二之庶幾信乃昴宿垂芒德精降祉有一於此蔚爲帝師況乃淵角殊祥山庭異表望

衢罕窺其術觀海莫際其瀾宏覽載籍博遊才
義若乃金版玉匱之書海上名山之旨沉鬱澹
雅之思離堅合異之談莫不總制淸衷遞爲心
極斯固通人之所包非虛明之絕境不可窮者
其惟神用者乎然檢鏡所歸人倫以表雲屋天
構匠者何工自函洛不守憲章中輟賀生達禮
之宗蔡公儒林之亞闕典未補大備茲日至若
齒危髮秀之老含經味道之生莫不北面人宗
自同資敬性託夷遠少屏塵雜自非可以弘獎

風流增益標勝未嘗留心也期歲而孤叔父司
空簡穆公早所器異年始志學家門禮訓折衷
於公孝友之性豈伊橋梓夷雅之體無待韋弦
汝郁之幼挺淳至黃琬之早標聰察曾何足尚
年六歲襲封豫寧侯拜日家人以公尚幼弗之
先告既襲紱組對揚王命因便感咽若不自勝
初宋明帝居藩與公母武康公主素不協及即
位有詔毀廢舊塋投棄棺柩公以死固請誓不
遵奉表啓酸切義感人神太宗聞而悲之遂無

以奉也初拜秘書郎遷太子舍人以選尚公主拜駙馬都尉元徽初遷秘書丞於是采公曾之中經撰弘度之四部依劉歆七略更撰七志甞賦詩云稷契匡虞夏伊呂翼商周自是始有應務之迹生民屬心矣時司徒袁粲有高世之度脫落塵俗見公弱齡便鑒風雅服歎曰衣冠禮樂盡在是矣時粲位亞台司公年始弱冠年勢不侔公與之抗禮因贈粲詩要以歲暮之期申以止足之戒粲荅詩云老夫亦何寄之子照

清襟服闋拜司徒右長史出爲義興太守風化
之美奏課爲最遷除給事黃門侍郎旬日遷尚
書吏部郎參選昔毛玠之清公李重之識會兼
之者公也俄遷侍中以愍侯始終之職固辭不
拜補太尉右長史時聖武定業肇基王命寮寀
風雲實資人傑是以宸居膺列宿之表圖緯著
王佐之符俄遷左長史齊臺既建以公爲尚書
右僕射領吏部時年二十八宋末艱虞百王澆
季禮紊舊宗樂傾恒軌自朝章國紀典彝備物

奏議符策文辭表記素意所不著前古所未行
皆取定俄頃神無滯用太祖受命以佐命之功
封南昌縣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建元二年遷尚
書左僕射領選如故自營部分司盧欽兼掌譽
望所歸允集茲日尋表解選詔加侍中又授太
子詹事侍中僕射如故固辭侍中改授散騎常
侍餘如故太祖崩遺詔以公為侍中尚書令鎮
國將軍永明元年進號衛將軍二年以本官領
丹陽尹六輔殊風五方異俗公不謀聲訓而楚

夏移情故能使解紛拜仇歸陽息訟前郡君溫
太眞劉眞長或功銘鼎彝或德標衮倚冕味風
雩子戴撫爽親加弔祭表薦孤遺遠恤祕期用
彰世祀時脩穆公薨以撫養之恩情深恒慕表
求解職有詔不許國學初興華夷慕義經師人
表允茲望實復官領國子祭酒三年解丹陽尹
領太子少傅餘悉如故挂服捐駒前良取則臥
轍棄子後亭胥怨皇太子不矜天姿術同人範
師友之義穆若金蘭又領本州大中正項之解

職四年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餘悉如故謙光
愈遠大典未申六年又申前命七年固辭選任
帝所重違詔加中書監猶參掌選事長輿追專
車之恨公曾甘鳳池之失夫奔競之途有自來
矣以難知之性協易失之情必使無訟事深弘
誘公提衡惟允一紀於茲拔奇取異興微繼絕
望側階而容賢候景風而式典春秋三十有八
七年五月三日薨於建康官舍皇朝軫慟儲鉉
傷情有識銜悲行路掩泣豈直舂者不相工女

寢機而已哉故痛深衣冠悲纏敘義豈非功深
砥礪道邁舟航沒世遺愛古之益友追贈太尉
侍中中書監如故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劍六
十人謚曰文憲禮也公在物斯厚居身以約玩
好絶於耳目布素表於造次室無姬姜門多長
者立言必雅未嘗顯其所長持論從容未嘗言
人所短弘長風流許與氣類雖單門後進必加
善誘勗以丹霄之價弘以青冥之期公銓品人
倫各盡其用居厚者不矜其多處薄者不怨其

少窮涯而反盈量知歸皇朝以治定制禮功成作樂思我民譽緝熙帝圖雖張曹爭論於漢朝荀摯競爽於晉世無以仰模淵旨取則後昆毋荒服請罪遠夷慕義宣威授旨實寄弘略理積則神無忤往事感則悅情斯來無是已之心事隔于容謟罕愛憎之情理絶於毀譽造理常若可干臨事毋不可奪約已不以廉物弘量不以容非攻乎異端歸之正義公生自華宗世務簡隔至於軍國遠圖刑政大典既道在廊廟則理

柘民宗若乃明練庶務懸達治體懸然天得不
誠成心求之裁錙銖牘所未紀訊之遺老耳目
所不接至若文案自環主者百數皆深文爲吏
積習成奸畜筆削之刑懷輕重之意公秉理照
物動必研幾嘗時嗟服若有神道豈非希世之
備民瑚璉之宏器昉行無異操才無異能得奉
名節迄將一紀一言之譽東陵倖於西山一盼
之榮鄭璞踰于周寶士感知己懷此何極出入
禮闈朝夕舊館瞻棟宇而興慕撫身名而悼恩

公自幼及長述作不倦固以理窮言行事該軍
國豈直雕章縟采而已哉若乃統體必善綴賞
無地雖楚趙群才漢魏衆作曾何足云昉嘗以
筆札見知思以薄技効德是用綴緝遺文永貽
世範爲如干卷所撰古今集記今書七志爲一
家之言不列于集集錄如左

文章緣起序

六經素有歌詩書誄箴銘之類尙書帝庸作歌毛詩三百篇左傳叔向貽子產書魯哀公孔子誄孔悝鼎銘虞人箴此等自秦漢以來聖君賢士沿著爲文章名之始故因暇錄之凡八十四題聊以新好事者之目云爾

任中丞集卷之六

梁樂安任昉彥升著
明閩漳張燮紹和纂

議

齊明帝謚議

以爲窮神之迹無繼於成名教思所宗言歸於有稱是以則天爲大義盡於謨誥武功受命理貫於斯文伏惟功高五讓道冠三極愛敬始於揚名孝饗終乎嚴配寥廓大庭誕君人之符闡

庭小節應軌物之訓歷試允諧納揆時序貽厥之寄義均負圖棲棟惟新壓焉將及於是承制宣德定策公卿登嗣后於西鍾反獨夫於侯服旣而主幼時艱仍離屯蹇應當璧之祥注息肩之願立德以長紹開中興撫度天行取則乾健日昃罷朝幽枉必達官曹寂寞囹犴空虛虎門肆義大足協律嚴廊有縉紳之談鄉塾無橫議之士旣富而教弘此彝治遂使家無蕩子野有栖畝羅天下於掌握覽八荒於户牖寵微金穴

之家恩绝椒風之館天應民和祥符惣暨故能
上變雲物下漏深泉若乃青丘丹陵之國黃銀
紫玉之瑞幽符遠萃前德報功方將馳道日觀
淸宮鳴澤禹而不恃高揖成功百川所以朝宗
參辰於焉取正豈所謂中衢均莫懸衡共軌者
歟

哀策文

王貴嬪哀策文

游衣誠飾幡車命服永去椒華長辭嘉福罔緘潛綢綖委塵輴將命落期實惟嘉數弧空響其循節婉下當其誰傳寢宮既毀祖饋斯撤爰命史臣宣美來裔坤載既厚內德云助軒五有弘燁十斯豫誕茲邦淑選自良家爰登六列象服委蛇青絢丹縟辰衣素紗肅雍婦職僉曰俞佳贊景望舒方娠明兩心前軌慶軒中揩朗與括

不愆朏魄無爽式陪珽覲有事鬱宮降輿訪道
基我王風宣禮撤豆緝樂房中居貴能降在盈
思冲仁者必壽彼蒼者穹如何不淑萬化齊終
爲車告途殯穸既辨黼翣翟以陸離帷幌紛其
舒卷出桂宮而北行經未央以西轉池紼頓而
徐前服馬嘶而不踐霜霏微而初被野空籠而
始彤促虞泉於薤露撫悲翁於短簫毋以子貴
義弘前哲申襄齊制以從疑革麻縓之輕殺違
副君之天至賦白華之無缺庶清廟之微徽非

壽原之末翳

碑

丞相長沙宣武王碑

玉映藍田金鉉之望已集木秀鄧林輪轅之用
先表值戎寇貪惏覊縻失道憑陵雉堞逼迫濠
湟都護之威既弛副尉之策已謝斧松晨析易
子朝餐乞師援絕飛書路阻公內定不戰之奇
外騁必勝之略神功倏忽有同拾遺南下牧馬
既寢折膠之術北遯燕然將空瀚南之地加以
廣平簡惠信賞必罰增賞焼賦蒐歌成章

桓宣城碑

君器量高濬神氣披朗商略雅俗隱括眞僞摧奇取異不軌常流固以準的當時擬議郭許矣處身立朝不峻功名俯仰顯默之際優游可否之間迹卑而道不汙身屈而志不屑矣銘曰

於穆我后稟玆純奕虛豁高暢蕭條邁上風任外府卓犖內朗神棲冲愼形同俯仰將登槐棘宏振綱網令儀早徂德音永響

墓銘

撫軍桂陽王墓銘

於昭帝緒。擅美前王。綠圖丹紀。金簡玉篚。世載台鼎。地居魯衛。沛易且傳。楚詩將說。桐圭誰戲。廿棠何憇。

劉先生夫人墓銘

旣稱淑婦亦曰鴻妻復有令德一與之齊實佐君子簪蒿杖藜欣欣負載在冀之畦居室有行函開義讓稟訓丹陽弘風丞相耤甚二門風流遠尚肇允才淑閫德斯諒蕪沒鄭鄉寂寥揚冢參差孔樹毫末成拱暫啓荒埏長扃幽隴夫貴妻尊匪爵而重

行狀

齊竟陵文宣王行狀

公道亞生知照隣幾庶孝始人倫忠爲令德公
實體之非毀譽所至天才博贍學綜該明至若
曲臺之禮九師之易樂分龍趙詩析齊韓陳農
所未究河間所未輯有一於此罔不兼綜者歟
昔沛獻訪對於雲臺東平齊聲於揚史淮南取
貴於食時陳思見稱於七步方斯蔑如也初沈
攸之跋扈上流稱亂陝服宋鎮西晉熙王南中

郎邵陵王並鎮盆口世祖毗贊兩藩而任總西伐公時從在軍鎮西府版寧朔將軍軍主南中郎版補行參軍署法曹于時景燭雲火風馳羽檄謀出股肱任切書記遷左軍邵陵王主簿記室參軍既允棼林之求實兼儀形之寄刀筆不足宣功風體所以弘益除邵陵王友又爲安南邵陵王長史東夏形勝關河重複選衆而舉敦悅斯在除使持節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諸軍事輔國將軍會稽太守太祖受命

廣樹藩屏公以高昭武穆惟戚惟賢封聞喜縣
開國公食邑千戶又以奏課連最進號冠軍將
軍越人之巫覡正風而化俗篁竹之會感義讓
而失險邪叟忘其西昊龍丘狹其東阜會武穆
皇后崩公星言奔波泣血千里水漿不入於口
者至自禹穴逮衣裳外除心哀內疚禮屈於厭
降事迫於權奪而茹慼肌膚沉痛創距故知鐘
鼓非樂云之本縗麻非隆殺之要改授征虜將
軍丹陽尹良家入徙戚里內屬政非一軌俗備

五方公內樹寬明外施簡惠神皐載穆轂下以清武帝嗣位進封竟陵郡王食邑如干戸復授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遷使持節侍中都督南兗徐北兗青冀五州諸軍事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兗徐接壤素漸河潤未及下車仁聲先洽王關靖析北門寢候朔肯以董司岳牧敷興邦敎方任雖重比此爲輕徵護軍將軍兼司徒侍中如故又授車騎將軍兼司徒侍中如故即授司徒侍中文

如故上穆三能下敷五典用玄謂以闡化寖鳴
鏗以體國凝亮存治緝熙中敷率金正訟暌田
自熙不雕其朴用曠其明聲化之存倫繄公是
頼庠序聲興儀形國胄師氏之選允歸人範以
本官領國子祭酒固辭不拜八座初啓以公補
尚書令式是敷奏百揆時序夫國家之道互爲
公私君親之義遞爲隱犯公二極一致愛敬同
歸亮誠盡規謀猷弘遠矣又授使持節都督揚
州諸軍事揚州刺史本官悉如故舊惟淮海今

則神牧緇戶殷阜氓俗滋繁不言之化若門到
戶說矣頃之解尚書令改授中書監餘悉如故
獻納樞機綠綸允緝武皇晏駕寄深負圖公仰
惟國典俛遵遺託俯擗天倫踊絕于地居處之
節復如居武穆之憂聖主嗣興地居旦奭有詔
策授太傅領司徒餘悉如故坐而論道動以觀
德地尊禮絕親賢莫二又詔加公入朝不趨讚
拜不名劍履上殿蕭傅之賢曹馬之親兼之者
公也復以申威重道增崇德統進督南徐州諸軍

尋餘恐如故並表疏累上身滯讀存天不慭遺
樂音頹墜某年某月日薨春秋三十有五詔給
温明秘器斂以衮章備九命之禮遣大鴻臚監
護喪事朝夕奠祭大官供給禮也故以慟極津
門感克長樂豈徒舂人不相傾壠罷肆而已哉
乃下詔曰褒崇庸德前王之令典追遠尊戚沿
情之所隆故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中書監
太傅領司徒揚州刺史竟陵王新除進督南徐
州體睿履正神監淵邈道冠民宗具瞻惟允肇

自弱齡孝友光備長及贊貳彝協升景業燮和台
鼎五教克宣敷奏朝端百揆惟穆寄重先顧任
均負圖謀以齊徽二南同規往哲方憑保祐永
亂雍熙天不愸遺奄見薨落哀慕抽割震動于
厥心令先遠戒期寵謀葬昔茂崇嘉制式弘風
猷可追崇假黄鉞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宰
領大將軍揚州牧綠綟綬具九錫服命之禮使
持節中書監王如故給九旒鑾輅黄屋左纛轀
輬車前後部羽葆鼓吹挽歌二部虎賁班劍百

人葬禮一依晉安平獻王孚故事公道識虛遠
表裏融通淵然萬頃直上千仞僕妾不覩其喜
愠近侍莫見其傾弛他人之善若已有之民之
不臧公實貽恥誘接恂恂降以顏色方於事上
好下規已而廉於殖財施人不倦帝子儲季令
行禁止國綱天憲寔其諸掌握未嘗鞠人於輕刑
錮人於重議人有不及內恕諸已非意相干毋
爲理屈任天下之重體生民之俊華袞與縕緒
同歸山藻與蓬茨俱逸良田廣宅符仲長之言

卭山洛水恊應叟之志丘園東國錙銖軒冕乃
依林構宇傍巖拓架清猨與壺人爭旦緹幙與
素瀨交輝置之虛室人野何辨高人何點蹏蹻
于鍾阿徵士劉蚪獻書于衡岳贈以古人之服
弘以度外之禮佰以好士之風申其趨王之意
乃知大春屆已于五王君大降節于憲后致之
有由也其卉木之奇泉石之美公所製山居四
時序言之已詳文皇帝養德東朝同符作者爰
造九言實該百行遵衿椈于未萌申烱戒於茲

日非逭且暮于識故乃藉世一時也命公詮解
衛將軍王儉綴而序之山宇初構超然獨往顧
而言曰死者可歸誰與入室尚想前良俾若神
對乃命畫工圖之軒牖既而綱屬英賢傍思才
淑匹婦之操亦有取焉有客游梁朝者從容而
進曰未見好德懸竊惑焉即命刊削投杖不暇
公以為出言自口驥騄不追聽受一謬差以千
里所造箴銘積成卷軸門階戶席寓物垂訓先
是震于外寢匠者以為不祥將加治葺公曰此

天譴也無所收脩以訖吾過且令戒懼不怠從諫如順流虐已若不足至于言窮藥石若味滋旨信必由中貌無外悅貴而好禮怡寄典墳雖萃以物役孜孜無怠乃撰四部要略淨住子僉勒成一家懸諸日月弘洙泗之風闡迦維之化大漸彌留話言盈耳黜殯之請至誠懇惻豈古人所謂立言于世沒而不朽者歟易名之典請遵前烈謹狀

齊司空曲江公行狀

公稟靈景宿擅氣中和一覽初登東嶽之功可監埏埴在器瑚璉之姿先表登惟荆南有聖童之目襄城著孔甫之稱而已哉故以羽儀宗家冠蓋後進路叔之一日千里比海之稱美共治方斯蔑如也志學之年徧治經記登隆十載網羅百氏藻斷膽逸蔚爲詞宗延賈誼而升堂携相如而入室加以翰牘精辯發言有章持論從容辭無矜尚自河洛丘墟歷載二百俾我逢掖

遂淪左袵晉宋所以遺恨宗祖是用願懷公自

荷方任志在尅復將欲使功遂之日身退有所

爰乃卜居金陵營帶林壑用辭聊城之賞以爲

疏韓之館人謝運往遂輟遠圖

吊文

弔劉文範文

余與先生雖年世相接而邦畧數千未嘗膝行下風稟承餘論豈直發憤當年固亦恨深終古然叔夜之敘黔婁韓卓之慕巨仲未必接光塵承風彩正復希向遠理長想千載然其人自高假使橫經擁篲日夜攜門會不睹千仞之一咫萬頃之涓澮終於對面萬古莫能及門故以此弭千載之恨

附錄

任昉傳

陳 姚 察

任昉字彥升樂安博昌人漢御史大夫敖之後也父遙齊中散大夫遙妻裴氏嘗晝寢夢有綵旗蓋四角懸鈴自天而墜其一鈴落入裴懷中心悸動既而有娠生昉身長七尺五寸幼而好學早知名宋丹陽尹劉秉辟爲主簿時昉年十六以氣忤秉子久之爲奉朝請兖州秀才拜太常博士遷征北行參軍永明初衛將軍王儉領

丹陽尹復引爲主簿儉雅欽重昉以爲當時無
輩遷司徒刑獄參軍事入爲尚書殿中郎轉司
徒竟陵王記室參軍以父憂去職性至孝居喪
盡禮服闋續遭母憂常廬于墓側哭泣之地草
爲不生服除拜太子步兵校尉管東宮書記初
齊明帝既廢鬱林王始爲侍中中書監驃騎大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封宣
城郡公加兵五千使昉具表草帝惡其辭斥甚
慍昉由是終建武中位不過列校昉雅善屬文

尤長載筆才思無窮當世王公表奏莫不請焉昉起草即成不加點竄沈約一代詞宗深所推挹明帝崩遷中書侍郎永元末爲司徒右長史高祖克京邑霸府初開以昉爲驃騎記室參軍始高祖與昉遇竟陵王西邸從容謂昉曰我登三府當以卿爲記室昉亦戲高祖曰我若登三事當以卿爲騎兵謂高祖善騎也至是故引昉符昔言焉梁臺建禪讓文誥多昉所具高祖踐阼拜黃門侍郎遷吏部郎中尋以本官掌著作

天監二年出爲義興太守在任清潔兒妾食麥而已友人彭城到溉溉弟洽從昉共爲山澤游及被代登舟止有米五斛既至無衣鎮軍將軍沈約遣裙衫迎之重除吏部郎中參掌大選居職不稱尋轉御史中丞秘書監領前軍將軍自齊永元以來秘閣四部篇卷紛雜昉手自讎校由是篇目定焉六年春出爲寧朔將軍新安太守在郡不事邊幅率然曳杖徒行邑郭民通辭訟者就路決焉爲政清省吏民便之視事期歲

卒於官舍時年四十九闔境痛惜百姓共立祠
堂於城南高祖聞問郎日舉哀哭之甚慟追贈
太常卿謚曰敬子昉好交結獎進士友得其延
譽者率多升擢故衣冠貴遊莫不爭與交好坐
上賓客恒有數十時人慕之號曰任君言如漢
之三君也陳郡殷芸與建安太守到溉書曰哲
人云亡儀表長謝元龜何寄指南誰託其爲士
友所推如此昉不治生產至乃居無室宅世或
譏其多乞貸亦隨復散之親故昉常歎曰知我

亦以叔則不知我亦以叔則昉墳籍無所不見家雖貧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昉卒後高祖使學士賀縱共沈約勘其書目官所無者就昉家取之昉所著文章數十萬言盛行於世初昉立於士大夫間多所汲引有善已者則厚其聲名及卒諸子皆幼人罕贍卹之平原劉孝標爲著絕交論焉昉撰雜傳二百四十七卷地記二百五十二卷文章三十三卷昉第四子東里頗有父風官至尚書外兵郎

任昉傳

唐李延壽

任昉字彥升樂安博昌人也父遙齊中散大夫遙兄遐字景遠少敦學業家行甚謹位御史中丞金紫光祿大夫始興末明中遐以罪將徙荒裔遙懷名請訴言淚交下齊武帝聞而哀之竟得免遙妻河東裴氏高明有德行嘗晝臥夢有五色采旗蓋四角懸鈴自天而墜其一鈴落入懷中心悸因而有娠占者曰必生才子及生昉身長七尺五寸幼而聰敏早稱神悟四歲誦詩

數十篇八歲能屬文自製月儀辭義甚美褚彥回嘗謂遙曰聞卿有令子相爲喜之所謂百不爲多一不爲少由是聞聲籍甚年十二從叔晷有知人之量見而稱其小名曰阿堆吾家千里駒也昉孝友純至每侍親疾衣不解帶言與淚并湯藥飲食必先經口初爲奉朝請舉兗州秀才拜太學博士永明初衛將軍王儉領丹陽尹復引爲主簿儉每見其文必三復殷勤以爲當時無輩曰自傅季友以來始復見於任子若孔

門是用其入室升堂於是令昉作一文及見曰
正得吾腹中之欲乃出自作文令昉點正昉因
定數字儉拊几歎曰後世誰知子定吾文其見
知如此後爲司徒竟陵王記室參軍時琅琊王
融有才儁自謂無對當時見昉之文怳然自失
以父喪去官泣血三年杖而後起齊武帝謂昉
伯遐曰聞昉哀瘠過禮使人憂之非直亡卿之
寶亦時才可惜宜深相全譬遐使進飲食當時
勉勵回即嘔出昉父遙本性重檳榔以爲常餌

臨終當求之剖百許口不得好者昉亦所嗜好
深以爲恨遂終身不嘗檳榔遭繼母憂昉先以
毀瘠每一慟絕良久乃蘇因廬於墓側以終喪
禮哭泣之地草爲不生昉素彊壯腰帶甚充服
闋後不可復識齊明帝深加器異欲大相擢引
爲愛憎所白乃除太子步兵校尉掌東宮書記
齊明帝廢鬱林王始爲侍中中書監驃騎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封宣城
郡公使昉具草帝惡其辭斥甚愠昉亦由是終

建武中位不過列校昉尤長爲筆頗慕傅亮才
思無窮當時王公表奏無不請焉昉起草即成
不加點竄沈約一代辭宗深所推挹永元中紆
意於梅虫兒東昏中旨用爲中書令謝尚書令
王亮亮曰卿宜謝梅那忽謝我昉慙而退末爲
司徒右長史梁武帝剋建鄴霸府初開以爲驃
騎記室參軍專主文翰每制書草沈約輒求同
署嘗被急召昉出而約在是後文筆約參製焉
始梁武與昉遇竟陵王西邸從容謂昉曰我登

三府嘗以卿爲記室昉亦戲帝曰我若登三事
當以卿爲騎兵以帝善騎也至是引昉符昔言
焉昉奉牋云昔承淸宴屬有緒言提挈之旨形
乎善謔豈謂多幸斯言不渝蓋謂此也梁臺建
禪讓文誥多昉所具奉世叔父母不異嚴親事
兄嫂恭謹外氏貧闕恒營奉供養祿奉所收四
方餉遺皆頒之親戚即日便盡性通脫不事儀
形喜慍未嘗形於色車服亦不鮮明武帝踐祚
歷給事黃門侍郎吏部郎出爲義興太守歲荒

民散以私奉米豆爲粥活三千餘人時產子者
不舉昉嚴其制罪同殺人孕者供其資費濟者
千室在郡所得公田奉秩八百餘石昉五分督
一餘者悉原兒妾食麥而已友人彭城到溉溉
弟洽從昉共爲山澤游及被代登舟止有絹七
匹米五石至都無衣鎮軍將軍沈約遣裙衫迎
之重除吏部郎參掌大選居職不稱尋轉御史
中丞祕書監自齊永元以來祕閣四部篇卷紛
雜昉手自讎校由是篇目定焉出爲新安太守

在郡不事邊幅率然曳杖徒行邑郭人通辭訟者就路决焉爲政淸省吏人便之卒於官唯有桃花米二十石無以爲斂遺言不許以新安一物還都雜木爲棺浣衣爲斂闔境痛惜百姓共立祠堂於城南歲時祠之武帝聞問方食西苑綠沉瓜投之於盤悲不自勝因屈指曰昉少時常恐不滿五十今四十九可謂知命卽日舉哀哭之甚慟追贈太常謚曰敬子昉好交結獎進士友不附之者亦不稱述得其延譽者多見升

擢故衣冠貴游莫不多與交好坐上客恒有數十時人慕之號曰任君言如漢之三君也在郡尤以清潔著名百姓年八十以上者遣户曹掾訪其寒溫嘗欲營佛齋調楓香二石始入三斗便出教長斷曰與奪自已不欲貽之後人郡有蜜嶺及楊梅舊爲太守所采略以冒險多物故即時停絕吏人咸以百餘年未之有也爲家誡殷勤甚有條貫陳郡殷芸與建安太守到溉書曰哲人云亡儀表長謝元龜何寄指南何托其

爲士友所推如此昉不事生產至乃居無室宅時或譏其多乞貸亦隨復散之親故常自歎曰知我者亦以叔則不知我者亦以叔則旣以文才見知時人云任筆沈詩昉聞甚以爲病晚節轉好著詩欲以傾沈用事過多屬辭不得流便自爾都下士子慕之轉爲穿鑿於是有才盡之談矣博學於書無所不見家雖貧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及卒、後武帝使學士賀縱共沈約勘其書目官無者就其家取之所著文章數十

萬言盛行於時東海王僧孺嘗論之以爲過於董生揚子昉樂人之樂憂人之憂虛往實歸忘貧去吝行可以厲風俗義可以厚人倫能使貪夫不取懦夫有立其見重如此有子東里西華南容北叟並無術業墜其家聲兄弟流離不能自振生平舊交莫有收卹西華冬月著葛帔練裙道逢平原劉孝標泫然矜之謂曰我當爲卿作計乃著廣絕交論以譏其舊友到溉見其論抵几於地終身恨之昉撰雜傳二百四十七卷

地記二百五十一卷文章三十三卷東里位尚

書外兵郎

廣絕交論

梁 劉峻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爲是乎爲非乎主人曰客奚此之問客曰夫草蟲鳴則阜螽躍雕虎嘯而清風起故絪緼相感霧涌雲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激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茝道協膠漆志婉孌於塤篪聖賢以此鏤金版而鐫盤盂書玉牒而刻鍾鼎若乃匠人輟成風之妙巧伯子息流波之雅引范張款款於下泉尹班陶陶於

示夕絡繹縱橫烟霏雨散巧歷所不知心計莫能測而朱益州汨㸒敘粤謨訓揮直切絕交遊比黔首以鷹鸇媲人靈於貙虎蒙有猜焉請辨其惑主人听然而笑曰客所謂撫絃徽音未達燥濕變響張羅沮澤不覩鴻鴈雲飛蓋聖人握金鏡闡風烈龍驤蠖屈從道汙隆日月聯璧贊亹亹之弘致雲飛電薄顯棣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此朱生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而爲言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歎其

愉樂恤其陵夷寄迴靈臺之下遺跡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逮叔世民訛狙詐飈起谿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刀之末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雷駭然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言其略有五術焉若其寵鈞董石權壓梁竇雕刻百工鑪錘萬物吐漱興雲雨呼噏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燻灼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鶩

雞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皆願
摩頂至踵隳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徇荆
卿湛七族是曰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貲巨
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
閈而鳴鐘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子冀宵燭之
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鳧躍颯沓鱗萃分鴈
鶩之稻粱霑玉斝之餘瀝銜恩遇進款誠援青
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
陸大夫讌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

綺甚擠綈談其登僊加以歛順楚頻溯匯流沫
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辯敘溫燠則寒谷
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葉飛沈出其顧指榮辱
定其一言於是有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挂
於通人聲未遒於雲閣攀其鱗翼丐其餘論附
騏驥之旄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二
也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歡離品物恒性故
魚以泉涸而煦沫鳥因將死而哀鳴同病相憐
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寘懷昭谷風之盛典斯則

斷金由於湫隘刎頸起於苫蓋是以伍員濯溉於宰嚭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馳騖之倫澆薄之俗無不操權衡秉纖纊衡所以揣其輕重纊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纊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舒向金玉淵海卿雲黼黻河漢視若游塵遇同土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若衡重錙銖纊微彯撇雖共工之蒐慝驩兜之掩義南荆之跋扈東陵之巨猾皆爲匍匐逶迤折枝舐痔金膏

翠羽將其意片書便碑導其識故輪蓋所遊必
非戚戚之室猶其所入實行張翟之家謀而後
動毫芒纂武是因量交其流五也凡斯五交義
同賈鬻植譚譬之於闤闠林回諭之於甘醴夫
寒暑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
終貧或初存而末亡或古約而今泰循環飜覆
迅若波瀾此則徇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
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
斷焉可知也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

所見之晚乎因此五交是生三釁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釁也難固易攜讐訟所聚二釁也名陷饕餮貞介所羞三釁也古人知三釁之為梗懼五交之速尤故王孫威子以檟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哉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髦傑早綰銀黃夙昭民譽遒文麗藻方駕曹王英特俊邁聯橫許郭類田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雌黃出其脣吻朱紫由其月旦於是冠蓋輻輳衣裳雲

合轍聯聲轉坐客恒滿蹈其閫閾若升闕里之
堂入其隩隅謂登龍門之阪至於顧盼增其倍
價翦拂使其長鳴影組雲臺者摩肩趨走丹墀
者疊跡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莊惠之清塵庶
羊左之徽烈及瞑目東粵歸骸洛浦繐帳猶懸
門罕漬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藐爾
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瘴癘之地
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
寧慕郈成分宅之德嗚呼世路嶮巇一至於此

太行孟門豈曰嶄絕是以 耿介之士疾其若斯 裂裳裹足棄之長騖獨立 高山之頂歡與麋鹿 同羣皦皦然絕其勞溷誠 恥之也誠畏之也

太常卿任昉墓銘　　梁沈約

天才俊逸文雅弘備心爲學府辭同錦肆含華振藻蔚焉高致川谿𡰥歸巖阿待闕幽光忽斷窮燈黯滅爾有令問蘭薰無絕

太常敬子任府君傳　　梁王僧孺

耻一物之不知惜寸陰之徒靡下帷閉戶投斧懸梁雖玄晏書淫文勝經溢康成之忽忘所往公叔之顛墜硎斲無以與其也若夫天才卓爾動稱絶妙辭賦極其精深筆記尤盡典實若閎金石似注河海少孺速而未工長卿工而未速孟堅辭不逮理平子意不及文孔璋傷於健仲宣病於弱其有集論尚書窮文質之敏駈馬停信極亹亹之功莫尚於斯焉君職等曹張聲高左

陸時乃高闢雲宮廣開霙殿秋窓春戶冬燠夏清九醞斯浮百羞並薦雲銷月朗聿茲遊客朋來旅見辭人才子辯圃學林莫不含毫吐思爭高競敏乃整袂端襟揄飛紙落豪人貴仕先達後進莫不心服貌慚神氣將殫顧余不敏厠夫君子之末可稱寘羿是爲神交二三君子唯以從遊日暮亭號炤仁庶子雲咫尺康成斯在借此嘉言將無絶乎千載

贈任昉詩　陸倕

和風雜美氣下有眞人遊壯矣荀文若賢哉陳太丘今則蘭臺聚萬古信爲儔任君本達識張子復清脩既有絕塵到復見黄中劉

贈任黄門二首　吳均

相如體英彥左右生容輝巳新濯帶組復解梁王衣經過雲母扇出入金門扉連洲茂芳杜長山鬱翠微欲言終未敢徒然獨依依

紛吾少馳騁自來乏名德白玉鏤衢鞍黄金瑪

猶勒射鵰靈丘下驅馬鴈門北殷勤盡日華留

迴窮按黑歲莫竟無成憂來坐默默

遺事

任彥昇善經籍時稱爲五經笥 隋唐佳話

殷芸欲贈阮孝緒詩任昉曰趣舍既異何必相干芸乃止 阮孝緒傳

庾杲之清貧食惟韭菹瀹韭生韭雜菜任昉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 庾杲之傳

集評

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斯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梁簡文與湘東王書

彥昇少年爲詩不工晚節愛好既篤文亦遒變善銓事理拓體淵雅得國士之風詩品

顏延之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文中子

任彥升與予別幾辰情辭宛至幾與生平少年日一首同妙然沈詩是全副做到極妙處任詩是逐句做到極妙處歸評